

一直在国内忙碌,有几年没有回过美国了。去年,买了机票回去看看先生和儿子,看看美国的家。提前两个月左右找到我的旅行社朋友订票,八千元左右往返,还是个不错的价格。拿到票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,从北京到洛杉矶的票面上有座位号,可从洛杉矶到我家所在的俄克拉荷马城的转机航班却没有座位号。怎么回事?提前两个月购票却不能订到座位吗?去向旅行社,他们说,“去美国的票经常是这样的,您要入境之后在机场柜台上去现场订座位呢。”

无奈的乘机体验

吴霜

过了洛杉矶,我办理完入境手续,到柜台前给服务小姐看我的机票,请她为我安排座位。她看了我一眼说,“您得等一下,我看看有没有空座。”我不禁开始担心,什么意思?如果不到空座呢?难不成要给我改时间么?小姐似乎看出我的心思,笑了一下,“总会有座位的,放心吧。”我到旁边的顾客坐席中找了个位子,开始等待。坐下一看周边,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等,还有好几个人也和我是一个情况。过了大约十分钟,听到服务小姐咬着

生硬的发音叫着我的名字“Shuang Wu!”,我敏感地一下站起来,走到她面前,她递给我登机牌,上面标明了座位号。我的心才放下来。谁知后来这种情况我又经历了好几次。儿子为我们买了从俄克拉荷马城到纽约的机票,全家人去纽约玩儿几天,中间又要转机,我们一家三口,在休斯顿转机的时候依然是要等待座位的分配,结果竟然被告知可能会被分在不同的航班到纽约。这太奇葩了,我们一起去买的机票,却可能因为机上座位无法解决而被分解到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航班吗?我们焦急地看着服务台上方的小屏幕,不止是我们,还有很多人也一直关注我们那个小小的显示屏。一会儿蹦出一个名字,表示这个人的座位解决了。说实在的,我已经非常

反感的,如此的服务让人提心吊胆,心里七上八下,完全没有出门旅游的新鲜和兴奋,反而觉得极其紧张和担心,这开的什么玩笑?我忽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显示在屏幕上,但是他父子俩的名字还没有。我说,如果我们三人分成不同航班到纽约,那可真算得上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奇异旅行了。我焦急地站在柜台前,抬头眼望着屏幕,可能看出我的焦躁,柜台后面的那位戴眼镜的职员忽然对我说,“女士,如果你想保证按时离开,可以付一点钱,我可以马上为你安排座位。”什么?付一点钱?我们的机票是付过费的啊!“付多少钱?”我问。“二十美元。”她回答我。

哇!付钱可以马上安排座位,那么说明机上是

有空座的,也就是说,这个“买座位”的钱是不规矩不正当的!三个人六十美元也不

多,我差一点就掏钱付费了,儿子在一旁阻止我,“妈妈,不付费。等一下就行了。”终于,他父子的名字也出现了,我们被分在了不同的座位上,隔行隔排相互遥望。但还是要谢谢上帝,我们毕竟登上了同一架飞机。

后来我们又出行两次,都是如此。当地的人已经司空见惯,好脾气得很而且毫无怨言。

时光荏苒啊,离我初到美国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,而这三十几年正是中国飞速发展迅猛向前的三十年。我看着美国飞机上那些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的老年“空奶”“空爷”们,忽然觉得想起快结束美国的旅行,回到祖国去。

想起一副对联,请看明日本栏。

徐慧芬

艺术书店在楼上,我看他腿脚不便,爬楼有点累,扶了扶他。进了堂店,我只管闷头浏览画册,他静立一旁,也抽出一些书翻看。

分手时,我问他腿脚不便,是否腰椎引起的,他想了想,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——

我原来走路是很快的,上个月感觉腿疼不见好,到医院里一查,病根竟在肺里,片子出来,已是肺癌晚期,现在已转移到骨头里,所以引起了脚痛,医生对我说了实话,说我大约还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,我也不想化疗了,现在就想吃点中药,即使几个月的时间,我也趁脚还能走路,附近各处多走走,公园里看看花草,书店里兜兜,再会会老朋友,要充分享受这最后的时段。刚才聚会时我不提自己的情况,就是不想让大家为我扫兴,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,听到这种话,总归心里不适宜的,所以我也要替我保密啊,再说医生的话也只是个参考,说不定中医治疗后,我还能多活些日子呢,对吧?

说罢,他笑呵呵地望着我。

我一下子失语!面对死神威胁,如此从容旷达的人,我还能劝慰些什么呢,最后分手时,我握住他的手,只说了一句:我很感谢今天有幸认识您!

这么些年过去了,我已淡忘了他的姓名,但他亲切微笑的面容,刻在脑子里却从来没有模糊过。

生老病死,虽说是世间寻常事,但世人贪恋红尘,畏惧死亡,也是人生常态。我们睁开眼睛来到这个世界上,已接受了活着的生命给予的一切,习惯了周围包裹着的阳光、空气和色彩,还有人世间的情爱,当有一天被突然宣告,这一切都将与你无缘,你有血有肉的躯体,即将化为烟尘而与世永诀!此时的害怕,惶惶然,大多数人怕也都是难免的。

因而我们对那些能参透生死,活着时尽量珍惜时间,尽可能完善生命质量,当大限将至时依然风轻云淡,临阵不乱的智者,总是心怀敬仰。

在我熟悉的人中,这样的智者有不少,有的知晓大病在身,时日无多,依然笑颜常开认真从容过好每一天,即使如期远行,留下的也是一个强者的背影。也有因为心底的坦然豁达,无所畏惧,最后生命的元气竟然击退了死神的攻击,颠覆了医学上的论断。

对这位一面之缘的先生,最后的生死,我一直没有刻意打听,现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似乎听到他在说:朋友,你想起了我,我便活着。

吃龙虱

任溶溶

广东人吃龙虱。记得过去河南路南京路北首抛球场的广东杂货铺广恒隆,在橱窗里总摆着一个大玻璃瓶,许多龙虱在瓶中的水里游来游去。龙虱形同蟑螂,但它们是黑色的,比蟑螂肥大。我虽天天看到广恒隆那些龙虱,但对此不感兴趣。爱吃龙虱的人可能并不多,都是些老吃客。

我总算吃过一次龙虱,是我嫂嫂给我吃的。我只见嫂嫂把龙虱一点一点剥开,只剩剩一点点肉给我吃,吃下去像吃瘦肉差不多。

这就是我吃龙虱的经历。



有一段时间,我无忧无虑。住别墅,有吃有喝,不用上班,每天遛遛三条狗。在我以前的想象中,在世人的眼中,或许,这便是幸福。

早晨睡到自然醒,听院子里鸟儿啾啾,听大地苏醒的懒腰,然后,起床,吃饭。这种自然的状态,随意,随性,没有任何的压力,也没有任何的

生命的泅渡

沈俊峰

强迫,更没有上班的高峰途中,那种争分夺秒的痛苦。

再然后,去草地或远处的湿地公园,遛狗。狗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。每天,它们听到我起床的动静,就会莫名地兴奋,躁动,渴望我带他们去外面看天空的鸟和飞机。两条大点的狗更是性急,对束缚他们的笼子抓、挠、咬、撞,恨不得立刻毁了铁笼,奔向自由。黑色的拉布拉多,名叫松露,尾巴硬得像个小铁棍,“当当当”地死命敲击,不断地跳跃。它的跳跃,能带动铁笼移动,常常会把铁笼连同他自己移到很远的位置。那只土黄色的法国斗

牛——笨笨,有一次竟然咬开门栓,撞开上面的门,然后灵巧地一跃而出。小巧玲珑的博美花少,乖巧许多,每天迈着轻巧的步子,沙沙沙地走到我的床前,静卧,巴巴地等待……

狗通人性。人与狗,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情分。

松露走路,屁股一扭一扭,胯部一耸一耸,性感得可笑。这个聪明、温驯、听话的小伙子,喊他一声,就会立刻跑到主人身边,从不外恋。笨笨呢,肉墩墩的,长得

丑,喜欢双足搭起,望着你,鼻孔中呼呼地喘息,风箱似的。别看这小子身材小,却结实,皮厚,敢斗。连庞然大物的牛都不放在眼里,还有啥怕的?见了其他的狗,不管大小,他都兴奋得无法自抑,冲上去,缠斗撕咬,直到把一身的臭力气折腾完,气喘吁吁也难罢休。而机敏伶俐的花少,常常仗人势,冲着一些人挑衅似的汪汪,对另外一些人,则从不龇牙,好色的花少,见了其他的同类,就像花痴,毫不难为情地凑上去,一门心思想着那点好事……

遛狗,成了我的惬意,也成了狗的幸福时刻。松了狗绳,让他们撒欢,奔来跑去。有时候,领着跑,有时候,跟着跑,人疲狗欢,各有趣味。

一天两趟遛狗,很耽误时间,再加上做饭、吃饭,一天几乎做不成什么事,一本书看不上几页。几天之后,便烦躁不安。如此,岂不是为狗而活吗?养狗,是为了活得

更充实、愉悦,如果纯粹为了养这些狗,意义何在?

往朋友圈发了一条遛狗的消息,配几张照片,竟有许多的羡慕、点赞和留言,慨叹幸福。是啊,奋斗多年,幸福来了,可是,心中为什么却空了呢?为什么会焦虑不安,甚至有着虚度的羞愧?

两个星期后,我选择了逃离,躲进旧室,继续读书写作。后来,笨笨笨送了人,唯剩下乖巧的花少陪伴生活。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泅渡吧?

笔运笔的方法和要点。先生的精微讲解和醇厚书风使我如痴如醉,原来毛笔字还有这么多的讲究,由此更加强了我对书法的兴趣。

后来经王壮弘先生引荐,终于如愿允列锋帐。问遂先生平和敦厚,谦逊诚笃,几十年来唯扬他人之长而从不炫其能。先生把千

古不传的用笔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,青年学子深受其益,使传统瑰宝一灯长续。先生注重书艺笔法的教授,更关注学生品格学养的提高。告诫我们书法是小道,人学文化是大道,要诚以待人,严以律己;笔法技巧重要,更要紧的是传统文化的自身修养,不能做空头“书法家”,更不要做空头“理论家”。

先生强调学习书法的目的要摆正,不是争当“书法家”,更不是获取名利的工具。艺术的意义在于非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,所以学习书法是修身养性的功课之一,是中国传统人文“礼、乐”教育的重要内涵。

诚笃书风腹笥来

潘华敏

先生说:古语“神采为上形质次之”还得有个前提,就是书风要正,“心正则笔正”、“本立而道生”,心不正,则恣行乖戾四维不张。“书为心画”“字如其人”“相由心生”,没有自心的真善美,即使持巅峰状态的技巧,也是写不出堂堂正正的书法的。



秋之盛宴 (中国画) 赵澄襄

我觉得现在挺好的

张贵勇

讲完故事,哲哲不想睡觉,要自己随便看看书。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法国童话作家旁帝的《卖爸爸妈妈的商店》。在书中,旁帝罗列了各种父母的爱好与特点。我见他看得很入迷,就问他:“宝贝,你想换父母吗?”“不想。”“为什么啊?”“因为他们长得吓人了。”“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长得很帅呢?”“那——”他沉思了一会儿,说,“那我也不换,我觉得现在挺好的,你们也挺好的。”“你看,这对父母很有钱的,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!”我翻开一页给哲哲看。

“有钱怎么了?有钱能买到一切吗?再说了,我觉得越有钱的父母越没时间陪孩子。”我不知道后句话哲哲是从哪得出来的结论,但他的活好像挺有道理。

十日谈

正大气象

责任编辑:徐婉青

